

论历史制度主义的前途

刘城晨

摘要：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发展为国际问题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解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国际制度转型中作用又日益突出。本文从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发展入手，尝试回答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得以发展的条件面临问题及未来前途。大理论的衰微、世界秩序变迁需要以及国际关系同政治学、历史学的天然联系，是历史制度主义重获生机的基础。历史制度主义自身的缺陷、国际制度研究的特性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问题，是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事务中发展的制约。消除自身解释缺陷、在实证研究中接受检验、在理论与方法上采取折中与补充，是国际关系中的历史制度主义者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审慎对待的内容，也是其前途所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 时间 历史制度主义 制度变迁 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9)05-0100-121

随着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国际制度研究者逐渐验证了国际制度的影响，开始在国际制度的形成、延续与变迁问题上进行深入探究。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国际关系中的制度研究通常被认为存在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传统：前者以新自由制度主义为主体，基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及有限理性模型，强调国际制度在提供焦点与信息、减少交易成本上的作用；后者以建构主义为核心，将形塑国家利益的意义与共同体的感知纳入制度与组织的分析中。^①在上述两种研究路径之外，历史制度主义以其独特的概念工具、分析机

^① Orfeo Fioreto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5, No.2, 2011, p.368; Jeffrey Checkel, "Mechanisms,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Andrew Bennett And Jeffrey Checkel, *Process Tracing: from Metaphor to Analytic To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76; Robert O. Keohane, "Observations on 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Orfeo Fioreto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in Tim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322.

制与研究路径开始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发展基础

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一个相对广泛的概念，^①也是社会科学中一个古老的研究主题，超越了国际关系的边界。^②从20世纪70年代发轫的新制度主义经过40年左右的发展已经日趋成熟，尽管不同的制度主义流派之间争论持续，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与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在解释制度生成、存续、变迁及影响等方面建立了相异的理论体系。^③作为主流的制度理论流派，历史制度主义根植于美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研究传统之中，在众多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影响。历史制度主义同时也是一种研究传统，关注时间过程与事件如何影响形塑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制度的起源与转变。^④

历史制度主义关注政治事件发生的时间与次序，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下制度形塑人类互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中的限制和机遇的演变往往会

① John L. Campbell,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Glob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i.

② [美]理查德·斯科特著，姚伟、王黎芳等译：《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③ 对新制度主义的划分存在差异，最为普遍的观点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历史制度主义的三分法：Peter Hall and Rosemary C.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Vol.44, No.5, 1996, pp.936-957; Richard Scott,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and Interests*, Third Edi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此外还有加入话语制度主义的四分法：Vivien A. Schmidt,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Ideas and Discours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1, No.2, 2008, pp.303-326；更为细致的七分法：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Thir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11；以及九分法：Vivien Lowndes and Mark Roberts, *Why Institutions Matter: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此外，唐世平用冲突与和谐两个维度建立起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Shiping Tang, *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杰弗里·切克尔等人则将国际关系中的制度主义研究划分为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两条路径：Jeffrey Checkel, "Mechanisms,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Andrew Bennett and Jeffrey Checkel, *Process Tracing: From Metaphor to Analytic To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74-97。

④ R.A.W. Rhodes, Sarah Binder and Bert Rockma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8, p.3.

创造出不同类型的政治博弈。历史制度主义强调时间的重要作用，强调人类的施动性以及制度本身在形塑政治过程中的影响。^①历史制度主义依托于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关键节点等概念工具，以及正反馈效应 (positive feedback effects)、锁定 (lock-in)、渐进制度变迁等机制解释制度的存续与变迁。^②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历史制度主义被用于解释战后秩序安排、^③对外政策与外交制度、^④国际组织的渐进变革、^⑤区域以及国际经济问题、^⑥国际政策扩散、^⑦国际冲突、^⑧全球治理^⑨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历史制度主义还被用于解释国家偏好的起源、国际系统的连续与变迁、全球治理缺口的本质等内容。^⑩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约翰·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的著作通常

① Orfeo Fioreto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5, No.2, 2011, pp.371-372.

② 参见[美]保罗·皮尔逊著，黎汉基、黄佩璇译：《时间中的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③ 参见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④ 参见 Peter J. Katzenstein,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赵可金：《当代中国外交制度的转型与定位》，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

⑤ Tine Hanrieder, "Gradu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gency Theory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Vol.34, No.4, 2014, pp.324-333；王晨光：《路径依赖、关键节点与北极理事会的制度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4期，第54-80页。

⑥ Amy Verdun,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of the EU's Responses to the Euro Area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2, No.2, 2015, pp.219-237；Henry Farrell, Abraham L. Newman and Making Global Market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7, No.4, 2010, pp.609-638；李辉、唐世平、金洪：《帝国的光环：美国金融危机的历史制度解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129-154页；朱杰进：《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运营制度选择——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8期，第30-61页。

⑦ 田野：《国际政策扩散与国内制度转换——劳资集体谈判的中国路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第118-138页。

⑧ Barak Mendelsohn, "Israel and Its Messianic Right: Path Dependency and State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0, No.1, 2016, pp.47-58.

⑨ Jack Seddon, "History Matters: How International Regimes Become Entrenched — and Why We Suffer for I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7, Vol.61, No.2, pp.455-470.

⑩ Orfeo Fioreto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5, No.2, 2011, p.367.

被视为第一部明确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作品。^①而在此之前，历史制度主义散见于对外经济政策、国际安全等研究中。从2011年奥尔费奥·菲奥雷托斯(Orfeo Fioretos)在《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杂志上撰写综述性文章开始，国际关系中的历史制度主义研究开始明确化与系统化，预示着这一理论流派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兴起：一方面，明确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作品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关于历史制度主义的文集开始出版。这一趋势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深刻的原因，是以下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 国际关系大理论的衰微

与比较政治学三大主要流派壁垒森严的情况不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理论范式争论史，任何单一理论都不可能同时解释国际体系的全部属性”。^②随着单一核心变量的解释局限不断被放大，托马斯·库恩(Tomas Kuhn)对范式不可通约的论述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鲁德拉·希尔(Rudra Sil)等人指出“按照范式进行研究尽管能产生深刻的洞见，但是，如果不能以相互补充的方式对多种范式引发的洞见加以比较和融合，这些范式有可能成为‘理解障碍’”。^③随着范式间的争论逐渐消弭，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大理论(grand theory)正在遭遇深刻的危机，在《欧洲国际关系》(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杂志2013年组织的专稿辩论中，尽管专家之间存在不同的争论，他们却在国际关系大理论的衰微上达成共识。

在大理论衰微之外，各种中层理论表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④以跨越边界、折中主义、实践理论等为基础发展出的一批中层理论成为推动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主要力量。在这一趋势下，学科内部继续充斥着大量不可通约的理论与概念，由此形成了历史制度主义生存的土壤。

(二) 国际关系的研究层次回落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另一个重要趋势是研究层次的回落，这一趋势与比较

① Orfeo Fioreto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5, No.2, 2011, p.378.

② 刘胜湘：《国际关系研究范式融合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95-117页。

③ [美]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著，秦亚青、季玲译：《超越范式：世界政治中的分析折中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④ David Lake.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13, p.567.

政治学中研究层次的上升相互呼应。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温特的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但是由于体系层次变量变化缓慢，由于忽视了行为体多样性以及施动性，导致这些体系理论在微观层面仅保有有限的解释力，同时割裂了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现象。^①为了补充体系理论的不足，回应冷战终结、全球化引发的跨国性问题等国际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出现研究层次回落的趋势，从而寻找回曾经被抛弃的“国内变量”。^②对比较政治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进一步借鉴，催生了防御性现实主义、^③新古典现实主义、^④前景理论^⑤等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出现，从而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这一系列的发展极有可能是推动新制度主义中的遗珠重新得到国际关系研究者关注的基础。实际上，在历史演进中，国际问题与国内政治的联系长期存在，国际事务的学生在传统意义上被视为是孙子、考底利耶（Kautilya）、修昔底德、希罗多德的继承者，这些古典研究者认为国际关系根植于国内政治，并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⑥

（三）解释变迁的需要

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因为静态的分析特性而受到研究者的批评，这种静态分析根源于科技哲学中存在的差异，牛顿、伽利略等近代科学家努力建

① 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与经验拓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124页。

② 李巍：《层次回落与比较政治学的回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7期，第54页。

③ 代表性研究包括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7。

④ 代表性研究包括Gideon Rose, “Review: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51, No.1, 1998, pp.144–172; Thomas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Randall Schewell, *Unanswered Threat,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⑤ 代表性研究包括Jack Levy,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1, No.1, 1997, pp.87–112; Rose McDermott, “Risk-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ospect The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44, No.4, 1999, pp.399–401; Mark Haas, “Prospect Theory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5, No.2, 2001, pp.241–270。

⑥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6, No.1, 2002, p.1.

构起的科学体系中，时间与空间都是绝对的（absolute），是客观存在的，并且独立于任何物质内容。^①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的结构论有着相同的逻辑，在华尔兹的理论中结构是连续的，变迁仅仅是蕴含于其中的一个连续模式。与牛顿相同，华尔兹的国际系统是绝对的，而且独立于它所包含的单元以及这些单元的属性。^②因此，华尔兹的结构观实际上“物化”了结构，“使结构脱离了造就并再造结构的施动者和实践活动”。^③新自由制度主义由于同结构现实主义的趋同，其差别仅在于强调制度结构而非物质性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对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带来任何改观。温特的建构主义虽然认识到了结构并非一成不变，但是他的观念结构仍然是给定而非生成的。在这一讨论中，温特虽然强调结构与施动者的互动，但他仍然将施动者的个体作用排除在外，他所“突出的仍然是结构的作用”。^④这意味着在温特的建构主义视角中，“个体仍然只是对集体文化和知识结构的解码器，个体不会对其集体角色进行反思，更不会表达不满，个体也不会歪曲或改变现有的集体知识体系”。^⑤这就导致了上述研究缺乏在生成性（becoming）问题上的讨论，从而容易陷入静态的分析中。相对而言，历史制度主义者关注制度的运行及其对偏好形成、政治联合建立、政策演化、政治动态的影响。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遗产以及时间性的作用，特别是关注事件发生的时间与顺序，并以此来解释政策或政治的类型。^⑥

二、历史制度主义发展中的限制性因素

尽管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显著发展，但隐藏在繁荣背后的一

① Emanuel Adler, *Communitar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pistemic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63.

② Ibid., pp.63-64.

③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④ 朱立群、聂文娟：《从结构—施动者角度看实践施动——兼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动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2期，第13页。

⑤ Colin Wight, “State Agency: Social Action without Human Activ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No.2, 2004, p.277.

⑥ Orfeo Fioretos, Tullia Falletti and Adam Sheingat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Orfeo Fioretos, Tullia Falletti and Adam Sheingat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9.

系列问题则需要历史制度主义者审慎应对，其中一些内容可能影响到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发展的走向。尽管历史制度主义有着特定的解释力，但这些缺陷的存在，可能是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无法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及社会学制度主义那样对国际关系研究带来重要影响的主要原因。菲奥雷托斯将这一现象出现的可能原因归结为被其他研究路径吸收、研究领域的差异以及国际关系研究的大辩论等。菲奥雷托斯的理解大致勾勒出了历史制度主义被选择性忽视的“原因”，但是他一方面没有对这些“原因”的影响进行解析，另一方面也没有认识到其他一些重要因素的影响，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的内核以及国际关系研究自身的问题同样也是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诱因。在菲奥雷托斯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历史制度主义的局限

与其他新制度主义流派一样，历史制度主义在解释力与解释范围上存在相应的局限。由于缺乏一个确定的本体论，历史制度主义容易被归入其他国际关系研究路径中。历史制度主义在理性计算路径与文化路径之间选择了折中，^①本体的折中会导致一些问题，这类问题在国际事务中显得尤为重要。如同折中主义者通常会纳入若干个变量和机制进行分析，他们很难分离出（isolate）任意一个因素的影响，这影响了解释的精确性。^②相较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更多地强调制度或组织层面的影响，重视结构化的物质主义本体论而远离方法论个体主义；相较于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又更多地关注物质性因素的作用而非制度异变（institutional variants）。^③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使其极易被其他制度主义研究吸纳，加上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强势地位，在范式争论的背景下，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中层理论很容易被隐藏在国际关系大理论的阴影之中，如亨利·诺（Henry Nau）所指出的，中层理论不可避免地会忽视不同的或更高层次理论中对大问题的讨论，但是在处

① Peter Hall and Rosemary C.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Vol.44, No.5, 1996, p.950.

② Jeffrey Checkel, "Mechanisms,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Andrew Bennett, Jeffrey Checkel, *Process Tracing: From Metaphor to Analytic To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92.

③ Orfeo Fioretos, Tullia Falleti and Adam Sheingat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Orfeo Fioretos, Tullia Falleti and Adam Sheingat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8.

理特定问题的时候，中层理论无法摆脱大理论的束缚，它们只是将自己隐藏在了大理论的背后。^①此外，历史制度主义以及其他中层理论的争论加剧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巴尔干化”，尤其是在各折中主义都倾向于建立自己核心假设 (assumptions) 的前提下，这一问题就会显得愈加明显。重要的是，中层理论所探讨的因果机制都有具体的时空限制，因而容易忽视宏观层面的内容，这导致历史制度主义存在解释与应用上的限制。

(二) 渐进制度变迁理论的问题

历史制度主义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在于仅能有效解释制度的延续而非变迁。尽管历史制度主义者通过渐进制度变迁理论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渐进制度变迁理论自身就存在问题。历史制度主义对变革推动者的研究推动了渐进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詹姆斯·马洪尼 (James Mahoney) 与凯瑟琳·瑟伦 (Kathleen Thelen) 根据沃尔夫冈·斯德里克 (Wolfgang Streeck) 等人的研究，总结出解释渐进制度变迁模式的类型与分析框架。^②此后，一些研究者开始在马洪尼和瑟伦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实证研究，在这些研究推进的过程中，这一模型的缺陷逐渐显现。杰隆·范德海登 (Jeroen van der Heijden) 与约翰娜·库尔曼 (Johanna Kuhlmann) 将实证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与相关争论通过元分析 (meta-analysis) 进行了相应总结，概括出以下四个具体问题：

(1) 这一理论所建构的概念缺乏清晰的界定，不同制度变革类型之间的界限模糊，难以进行合理的区分，层叠与转换之间的界限难以区隔，而研究者们通常不断强调变迁模式的影响而非准确定义不同变迁模式以及它们的边界；

(2) 模型中施动者的类型过于静态化，用这种静态的施动者模型去理解增量的制度变迁必然会带来解释上的问题，解释变量过于狭隘会阻碍对现实世界的研究；

(3) 因为上述原因存在，理论缺乏整体性的分析与解释力，多数研究仅关注一种或两种制度变迁类型而非全部，一部分研究者则根据研究需要修改了这一模型；

^① Henry Nau, "No Alternative to '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5, No.2, 2011, pp.487-491.

^②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A Theory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James Mahoney, Kathleen Thele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37.

(4) 为了克服这一理论中的缺陷,学者倾向于对该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进行延伸与扩展,由此形成了一些新的概念,^①导致原有概念的变形。

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历史制度主义自身的解释力,也使得话语/建构制度主义者不断挑战历史制度主义的权威,由此引发了“是否需要建构制度主义去解释制度变迁的争论”。^②不仅如此,由于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者对变革推动者的关注都是基于层级结构下的国家,这就限制了变革推动者的作用,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也集中于正式的制度。^③除此之外,国际关系中的历史制度主义更擅长解释连续或增量的变迁而非激进变迁出现的条件与原因;历史制度主义关注创立时刻(founding moments)或者关键节点在形塑权力关系过程中的重要性,但是难以解释这些关键时刻为何出现;历史制度主义能够解释在何种条件下观念嵌入在制度当中,但是难以解释观念为什么以及以何种方式首次出现;历史制度主义更多地关注作为政策范式的观念而非准则化的观念(principled ideas)。^④

(三) 国际制度与国内制度研究的差异

菲奥雷托斯很敏锐地察觉到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存在的差异,他指出国际制度存在于一个缺乏权威的无政府体系中,这就区别于历史制度主义发源的国内制度环境。^⑤除了这一根本性的特征差异之外,制度密度的差异则影响制度环境中施动者(变革推动者)的策略空间。国际制度与国内制度的另一个差别在于制度密度存在差异,国内制度的高度密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施动者的行动范围,^⑥而国际制度密度的稀疏性,加上政策与制度的模糊性使变革推动者能够通过相应的战略行为去影响目标,这就存在理论应用的差

① Jeroen Van Der Heijden and Johanna Kuhlmann, "Studying Incremental Institutional Change: A Systematic and Critical Meta-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from 2005 to 2015," *Policy Studies Journal*, Vol.45, No.3, 2016, pp.9-13.

② Stephen Bell, "Do We Really Need A 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 to Explain Institutional Chang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1, No.4, 2011, pp.883-906.

③ Henry Farrell and Martha Finnemore, "Global Institutions without a Global State," in Orfeo Fioreto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in Time*, p.145.

④ Kathryn Sikkink, "Time and Sequenc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atin America's Contribution to Human Rights," in Orfeo Fioreto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in Time*, p.235.

⑤ Orfeo Fioreto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in Time*, p.11.

⑥ [美]保罗·皮尔逊著,黎汉基、黄佩璇译:《时间中的政治》,第40-42页。

异。^①例如,在解释制度变迁问题上,国内政治中的变革推动者对制度的破坏通常是在暗中进行,也即通过颠覆行动(subversion action)进行暗中破坏;在国际体系中,由于施动者的策略空间相对充裕,施动者的战略行为既可能是秘密的,也可能是公开的。

由于国际与国内制度存在差异,国际制度研究的特殊性能否承载历史制度主义是一个仍然有待验证的话题。在一些特殊的国际制度领域,历史制度主义将会遭受更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通常来自于这类领域研究的碎片化以及缺乏整合,如果历史制度主义无法适时进行调整,必然会削弱自身的解释力。例如在国际制度研究中,最为复杂的是国际安全制度,探讨国际安全制度的研究者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国际安全制度的先行研究非常稀缺,相关的文献通常集中于更为一般意义的国际制度主题中;二是国际安全制度研究的多样化,由此形成了如战争法、联盟、军控协定、集体安全体系等特殊类型的国际安全制度,以及联合国、北约等不计其数的特殊制度(见表1)。^②这就使得历史制度主义在解释过程中容易陷入解释上的困境。

(四) 经验研究的匮乏与解释力度的缺失

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从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编纂的《权力与财富之间》到近期菲奥雷托斯等人编纂的《时间中的国际政治与制度》,一些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历史制度主义去解释相应的经验困惑。^③相对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长足发展,历

①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Jan Olsson, *Subversion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tabil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90-91。

② 在2004年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中,约翰·达菲尔德(John Duffield)根据制度的导向以及制度的规则对国际安全制度进行了类型学划分:内向型的国际安全制度关注减少成员间的冲突可能、增进参与者的安全,包括集体安全系统、军控协定等;外向型的国际安全制度仅仅为它的参与者提供安全,对非成员而言往往意味着实际或潜在的威胁,这类安全制度的最终目标是影响非制度成员或制度成员的行为、意图与/或能力;操作性规则关注国家正在进行的活动,在这一规则下,国家会被视为在任意给定的时间内遵从或不遵从操作化的规则,包括武力试探、出口控制协定等;偶然性规则关注在假定环境下国家的行动。参见John S. Duf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Rules, Tools, Schools, or Fools?" in R.A.W. Rhodes, Sarah Binder and Bert Rockma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8, pp.633-634, 637。

③ Orfeo Fioreto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5, No.2, 2011, pp.367-399。

史制度主义在国际领域中的实证研究仍然相对薄弱。在一些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带回历史（bring history back in）的呼声引发历史制度主义的进入与发展，历史制度主义从隐藏在其他路径的背后开始逐渐走向前台。^①但是，这些经验研究在为我们提供新解释的同时仍然存在解释力上的缺失。例如，巴拉克·门德尔松（Barak Mendelsohn）试图用路径依赖解释以色列反恐（对非国家行为体）政策的延续，并据此区分了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均势变迁、安全困境的螺旋上升、公众思想的渐进转变、对国家官僚以及武装力量的渗透以及国家主导原则的弱化等五种不同的路径依赖机制。^②但是，这些机制是根据以色列的政策实践归纳总结而来，这种分析模式容易陷入循环论证。另一类研究者仅仅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概念工具分析国际制度现象，吉松秀孝（Yoshimatsu Hidetaka）在《比较东亚制度建设：权力政治、治理与关键节点》一书中运用关键节点分析东亚区域制度建设得以发展的原因，他认为以全球或区域危机为代表的关 键事件（critical events）在展示现存制度的功能紊乱上发挥了催化作用，从而使得政策制定者认识到掌握有效区域机制的重要作用和进一步发挥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这是区域制度建设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③然而，吉松秀孝的论证仅仅将历史制度主义视为一种分析工具。不仅如此，这类研究通常只是寻找支持自身理论的证据，缺少建立可证伪的假设，这意味着历史制度主义的多数研究没有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的影响。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言，如果所谓的科学理论不能在某些条件下被证伪，那么这些理论就不是科学化的理论。^④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会更接近于一种隐喻而非科学化的理论路径。

① Van Jackson, "A Region Primed for Peace or War?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Debates in East Asian Security,"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Vol.2, No.3, 2017, p.259.

② 除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均势变迁之外，其余四项机制均得到验证，参见Barak Mendelsohn, "Israel and Its Messianic Right: Path Dependency and State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0, No.1, 2016, pp.41-58。

③ Hidetaka Yoshimatsu, *Comparing Institution-Building In East Asia: Power Politics, Governance, and Critical Junctur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6.

④ Robert O. Keohane, "Observations on 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Orfeo Fioreto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in Time*, pp.321-335.

表1 国际安全制度的类型

| | 内向型国际安全制度 | 外向型国际安全制度 |
|-------|---|---------------------------|
| 操作性规则 | 军控协定（例如，《反导条约》《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建立互信措施》） 禁止使用武力（例如，《联合国宪章》） | 出口控制协定（例如，巴黎统筹委员会、核供应国集团） |
| 偶然性规则 | 集体安全体系（例如，国际联盟、联合国） | 联盟（例如，北约、西欧联盟） |

资料来源：John S. Duf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Rules, Tools, Schools, or Fools?” in R.A.W. Rhodes, Sarah Binder and Bert Rockma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638.

三、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前途

历史制度主义自身的问题需要国际关系研究者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渐进制度变迁理论存在的局限使得历史制度主义在解释变迁上存在扩展空间，国际环境的特殊性决定历史制度主义无法将国内政治套用于国际问题。经验研究的解释力问题反映出国际关系中的历史制度主义者对方法论的关注不足。面对这些机遇与挑战，本文认为，未来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发展应当关注以下问题：

（一）从理论多元主义出发消除自身缺陷

对其他理论的借鉴与整合是一些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式。鉴于自身的局限，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发展需要正视其他理论流派的挑战，同时还要与相关理论进行整合，以适应国际问题研究的需要。

首先，关注制度理论研究的发展，整合相关研究内容。一些研究者认为历史制度主义过多关注正式制度，而对非正式制度规则缺乏关注，从而导致解释力上的局限。在制度变迁的解释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关注外部条件变化带来的影响，建构主义则关注适当性的作用，这些都是历史制度主义所难以解释的内容。^①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需要与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理论相融

^① Henry Farrell and Martha Finnemore, “Global Institutions without a Global State,” in Orfeo Fioreto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in Time*, pp.147–148, 159–160; Robert O. Keohane, “Observations on 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Orfeo Fioreto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in Time*, p.324.

合以克服自身在解释上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其他制度主义流派的新发展。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社会学制度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试图通过强调内生性制度变迁、政策主体、制度企业家的作用，补充自身对制度变迁解释的不足。^①这些动态的发展需要国际关系研究者通过学科与研究之间的交流与反馈不断进行完善，在融合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的特性，增进理论的解释力，是历史制度主义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其次，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趋势之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既为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关涉到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未来。在宏观层面，三大主流范式以及相应的中层理论都具有特定的解释力；在中观层面，历史制度主义是否作为一种特殊的机制

^① 为解释制度变迁的关键过程和原因，艾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和戴维·莱廷（David Laitin）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发展出了内生性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的变迁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强调内生性的变迁受到准参数价值转变的驱动，这种转变会增强或削弱制度对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导致制度在一个给定的环境中不再自我强化。制度内部存在的间接影响可能会增强或削弱制度自我强化的系统，这样的情况下制度自我强化的行为也会使制度自身受到削弱，当这种削弱发展到影响原有的制度行为时，会产生内生性的制度变迁，参见Avner Greif and David Laitin, “A Theory of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8, No.4, 2004, pp.639–640, 649–650；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另一部分研究者则试图通过相应的概念工具与理论模型，去理解政策主体以及政策在制度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林毅夫根据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区分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行动者个体或群体，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由此引发变更或替代现有的制度安排，或者创造新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制度变迁意味着政府通过法律、命令等强制方式推动的制度变迁。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通常都需要政府的行动推动变迁过程，但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可以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在两种形式的制度变迁中，前者通常意味着制度内部行动者自发的行为，后者意味着政府的强制行为。见林毅夫：《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261页。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制度通常影响行动者行为的模式与再生产方式。为解释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嵌入在制度中的个体行动者以及组织如何影响其所处的制度。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在一个制度领域中，存在相应的层级结构，组织或个体行动者分布在中心或边缘的位置，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会对现存制度形成不同的偏好，这些偏好对应建立或维系制度的利益诉求，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也会拥有不同的能力。这一类研究的出现也激发了研究者开始考虑行动者的作用，在这些研究中，新的行动者被置于权力过程中，通过施加自己的偏好去改变制度。参见Royston Greenwood and Roy Suddaby,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Mature Fields: the Big Five Accounting Fir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49, No.1, 2006, p.28; Raghu Garud, Cynthia Hardy and Steve Maguire,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s Embedded Agenc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28, No.7, 2007, pp.957–969; Dirk Zorn, Frank Dobbin and Julian Dierkes, “The New Firm: Power and Sense-Mak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hareholder Value,” *Nordic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3, No.3, 2008, pp.41–68。

与其他中层理论相结合，仍然有待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检验；在微观层面，国际关系中制度主义在宏观层面所面临的困境，使得一些研究者开始深入国内层面，考察国内制度的影响，关注制度遗产以及沉没成本的作用，借此解释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不论是《权力与财富之间》和《大战胜利之后》这些经典著作，还是一些政策性的研究，均在强调国内因素的作用。如何处理国内与国际制度分别作为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是历史制度主义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不仅如此，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制度研究者逐渐从关注制度为何存续转向研究国际制度是否以及凭借何种方式影响政府行为与国际结果。^①因此，以因果机制为基础的国际制度研究需要能够与不同的社会行为理论相兼容。^②

最后，协调与历史研究、比较政治的关系。尽管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但是历史制度主义并不等同于历史研究。国际关系研究有着深厚的历史研究传统，历史研究也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国际关系学者所熟知的。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历史制度主义者而言，核心问题是明确历史是何时、何地并以何种方式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明确历史制度主义以何种方式为研究者带来新知。与此同时，鉴于历史制度主义发端于美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研究学科，如何继续借鉴这些研究领域中的有益成果是国际关系中的历史制度主义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借鉴这些领域研究成果的同时，历史制度主义也需要根据国际制度环境的特殊性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可能是对关键节点等概念的微调，也可能是根本性的调整，例如对变革推动者影响的诠释。

（二）以变革推动者及其施动性为基础完善渐进制度变迁理论

不同的新制度主义流派对制度的发展与演变有着相异的解释。对于早期的历史制度主义而言，对路径依赖的关注使得历史制度主义容易被打上制度稳定研究的标签。^③历史制度主义者的改进方式在于关注施动性的影响，如柯林·海耶（Colin Hay）与丹尼尔·温考特（Daniel Wincott）指出的：（制度

① Martin and Simm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192.

② Renate Mayntz, "Mechanisms in the Analysis of Macro-Social Phenomena,"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34, No.2, 2004, p.248.

③ 朱天飏：《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学科互动——一种理念的研究视角》，载《国际观察》，2013年第4期，第17-24页。

的)“变迁源于施动者凭借直觉或工具理性的战略行动的结果,施动者的战略行动则受到自身对制度环境的感知的影响,由此形成对特定战略、施动者以及知觉的青睐。施动者通过有计划的或直觉上的战略实践去占据一个制度环境,在这一结构化的制度环境中存在对特定战略的偏好。”而施动者的战略“总是依据结构(制度环境)的部分知识作为基础,在这些知识中施动者发现自我以及他者的行为预期。”加之“施动者会吸收新的信息,他们可以通过战略学习(strategic learning)对自身的知觉进行修正,从而调整未来的战略。”^①与国内政治环境不同,在国际环境中变革推动者拥有更为广阔的策略空间,这就为研究变革推动者的作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而只有处理好变革推动者的作用,才能够对制度变迁进行更为有效的解读。这种对施动者自身特性的强调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有待进一步的检验与完善。

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即系统结构有助于解释延续性,施动者则更适合于分析变迁。^②对于国际关系而言,历史制度主义是解释制度发展与变迁的重要工具,但前提是首先要解决施动性问题本身。尽管历史制度主义一直强调施动性,实际上它很难处理结构和施动者的关系。如果按照历史制度主义者所说制度形塑施动者行为,施动者行为又反过来影响制度,那么制度的本体位置会难以明确。^③国际关系研究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将施动者置于制度的内部或外部,作为变革的推动者推动变迁。实际上,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制度变迁和施动性问题的关注有助于历史制度主义者解释热点问题。例如,在国际制度的创设与发展中,从制度制衡论等偏向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中美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美国对中国可能形成制度制衡。但是,在历史制度主义的框架下,中国的制度建设模式可以用渐进的和平方式解释历史制度主义者所划分的渐进制度变迁问题。^④在国际制度建设过程中,面对难以改革的制度环境和排他性制度,中国更多地推动制度的渐进变迁,而非颠覆式的变革。例如,中国在“中

① Colin Hay and Daniel Wincott, “Structure, Agency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ism,” *Political Studies*, Vol.46, No.5, 1998, pp.955-956.

② Jean-Frédéric Morin and Jonathan Paqu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 Toolbox*,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10.

③ Lina Seitzl and Patrick Emmenegger, “How Agents Change Institutions: Coalitional Dynamics and the Reform of Commercial Training in Switzerland,” *Business and Politics*, Vol.20, No.4, 2018, p.1.

④ 参见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扮演着合作者角色，这一合作机制与世贸组织规则在内的国际通行规则以及欧盟法律法规框架相契合。在亚太，中国没有破坏原有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进而替代原有制度，而是扮演着共生者的角色，通过新的制度创设形成制度层叠。

（三）根据国际制度研究的特征进行调整

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的制度环境差异，使得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事务中得以应用的同时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在具体的调整模式的方向上，不同的研究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系统的方式。不论是制度密度的差异、关键节点的长短、变革推动者的影响力等，对这些内容的讨论都增加了国际与国内层面研究互动的需要，而国际层面的改进也有助于对原有理论的完善。根据国际制度研究特征进行调整，核心目的在于回应国际问题现实的需求，一些研究者认为国际关系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全球性的气候变迁、增长与发展、经济与政治的不平等，以及种族灭绝和政治暴力等现实问题，关注我们知道什么（what do we know）而非这些特殊领域的核心原理（tenets）。^①这一论断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问题现实的日益复杂，不仅使得原有理论难以解释新的现象，也使得新的理论难以在理清问题本身的情况下得以成长，快速变化的国际问题现实在不断破坏理论存续的土壤，这对理论的解释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阿西马·辛哈（Assema Sinha）对于渐进制度变迁的借鉴与改进是一个良好的范例。为解释世界政治中的缓慢和渐进式的变革，辛哈借助渐进制度变迁以及路径依赖以解释战争以及苏联解体等不连续的国际政治变革。他认为，相较于国内政治，国际政治中的变迁超出一国的范围，需要覆盖国家间关系与全球制度。全球变迁（global change）包括权力或利益、观念以及制度三个维度的转变，具体表现为全球权力分布的转移、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观念承诺的转变以及制度的重新定位或者创设新制度。^②以渐进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辛哈根据变迁的过程与结果两个维度，做出了一个关于世界政治中变迁的类型学划分（见表2）。在过程层面，变迁的过程可以是突然的或尖锐

^① David Lake, "Why 'isms' Are Evi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Sects as Impediments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5, No.2, 2011, p.471.

^② Aseema Sinha, "Building A Theory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thways of Disruptive and Incremental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0, No.2, 2018, p.197.

的 (sharp) , 也可以是缓慢的或增量的 (incremental) ; 在结果层面, 变迁的结果可能是连续性的或不完全的崩溃, 亦或是建立新的秩序, 即出现断裂式的变革, 由此形成了四种不同的变量组合。辛哈的转换既保留了渐进制度变迁的理论内核, 又根据国际环境的特殊性做了适当调整, 从而能够有效解释诸如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金砖国家以及G20的崛起等国际问题现实。^①

(四) 研究方法上应走多元化路径

在当下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已经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保持霸权地位, 采用多样化的理论与方法已成为研究的必备条件。^②从国际制度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考查, 制度理论在经验研究上的羸弱以及方法论上的缺陷也为它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③这也成为国际制度研究不断遭受质疑的重要因素。罗伯特·基欧汉等人对历史制度主义在方法论问题上的批评, 将国际关系中的历史制度主义置入科学化的检验中。历史制度主义者本身并不排斥科学方法的应用, 历史制度主义者通常借助比较历史分析进行叙事、建模和检验, 而比较历史分析也为历史制度主义者提供了理论平行论证、背景对比、宏观因果分析等不同的模式。^④历史制度主义拥有独特的概念工具与解释效力, 但要形成可证伪性的假设, 还需要进一步借助不同的研究方法。随着自然实验、文本分析以及大数据等方法的发展, 马洪尼与瑟伦等研究者也在强调历史制度主义与这些研究方法之间的互补关系。^⑤在国际问题研究中, 定性与定量方法之间的差异、研究对象的不同以及国际事务领域数据质量分布的差异, 制约着方法论多元主义的发展。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历史制度主义者而言, 历史档案的文本处理以及国际制度、国际安全等大数据的运用则为历史制度主义

① Aseema Sinha, "Building A Theory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thways of Disruptive and Incremental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pp.199-200.

② David Lake, "Why 'isms' Are Evi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Sects as Impediments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p.478.

③ Robert Keohane and Lisa Martin, "Institutional Theory as A Research Program,"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p.82.

④ 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160页。

⑤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7-28.

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如何将这些研究方法与历史制度研究相结合，如何区隔假设形成和假设检验，如何将历史制度主义通过更多的实证研究进行检验、调整并运用于实际的国际关系研究，是未来历史制度主义者在发展过程中需要着重思考的部分。

表2 世界政治中变迁的类型学划分

| | | |
|-------------------------------------|--|--|
| 变迁过程 → | 缓慢与增量的或累计的 | 破坏性的 (disruptive) |
| ↓ 变迁结果 | | |
| 制度内部的连续/变迁 制度/系统内部的变迁 | I. 内生性变迁：累积性原因 德国的经济现代化，紧接着衰退 中国、印度的经济增长 技术改变供应链的生产与变迁的国际化 日本、德国以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 II. 内生性变迁：门槛效应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公开化与改革 1989年匈牙利决定允许自由通行至奥地利 这最终导致柏林墙的倒塌 |
| 完整的系统变迁或者 革命性的重组或者变 迁 系统性的 | III. 内生性的革命性变迁 冷战或威慑或均势 金砖国家以及G20的崛起 全球制度改革，即IMF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 IV. 外生性变迁 战争：一战，二战 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与二战结束 柏林墙的倒塌 苏联解体 |

资料来源：Aseema Sinha, “Building A Theory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thways of Disruptive and Incremental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0 , 2018, p.197。

首先，推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精确化。比较历史分析的近期发展使得历史制度主义研究更具有操作化，提升了以案例为基础研究的可信度。在因果机制的把握上，近期的比较历史分析加强了对序列分析的应用，进而推动了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精确化（见表3）。^①比较历史分析同时也在试图通过嵌套分析（nested analysis）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推动研究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① Tulia Falleti and James Mahoney, “The Comparative Sequential Method,” in James Mahoney, Kathleen Thelen, *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17.

表3 比较历史分析中的序列类型

| 事件之间的连接类型 | 时间对事件的影响 | |
|----------------|----------------|-----------|
| | Ordered次序上的 | Paced步骤上的 |
| 因果 | 因果次序序列 | 因果步骤序列 |
| X→A→B→C→Y | X→A→B→C→D→E→Y | 快速A→B→Y |
| -X→-A→-B→-C→-Y | X→A→C→D→E→B→-Y | 慢速A→B→-Y |
| 严格时间 | 时间次序序列 | 时间步骤序列 |
| A-B→Y | A-B-C→Y | 快速A-B→Y |
| B-A→-Y | C-B-A→-Y | 慢速A-B→-Y |

注：→表示因果关系；-表示缺少因果关系

资料来源：Tulia Falletti, James Mahoney, “The Comparative Sequential Method,” in James Mahoney, Kathleen Thelen, *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17。

其次，综合利用过程追踪法。作为定性研究的另外一种核心分析方法，过程追踪发端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认知心理学中，最早被用来解释影响人类决策中的认知过程。1979年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将过程追踪从心理学中借鉴至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分析个体层面的决策，由此开启了过程追踪在政治科学中的应用。^①随着20世纪90年代定性研究的复兴，过程追踪法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认知心理学中过程追踪意味着考察原因与结果之间的中间过程并进行假设和推论这一过程如何出现，以及这一过程是否以及如何产生研究所关注的结果。^②安德鲁·本内特（Andrew Bennett）等人则将过程追踪理解为识别自变量与因变量结果之间的中介因果过程（因果链与因果机制），随着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当代政治科学对因果机制的关注与日俱增，而过程追踪则是测量与检测因果机制的有效手段之一。^③一些研究者

① 参见Alexander George,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the Method of 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 in Paul Gordon Lauren (ed.), *Diplomatic History: New Approach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② Andrew Bennett, Jeffrey Checkel, *Process Tracing : from Metaphor to Analytic To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6.

③ 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5, p.206. Andrew Bennett and Jeffrey Checkel. *Process Tracing : from Metaphor to Analytic Tool*, p.9.

开始更为精确地为过程追踪设置检验步骤（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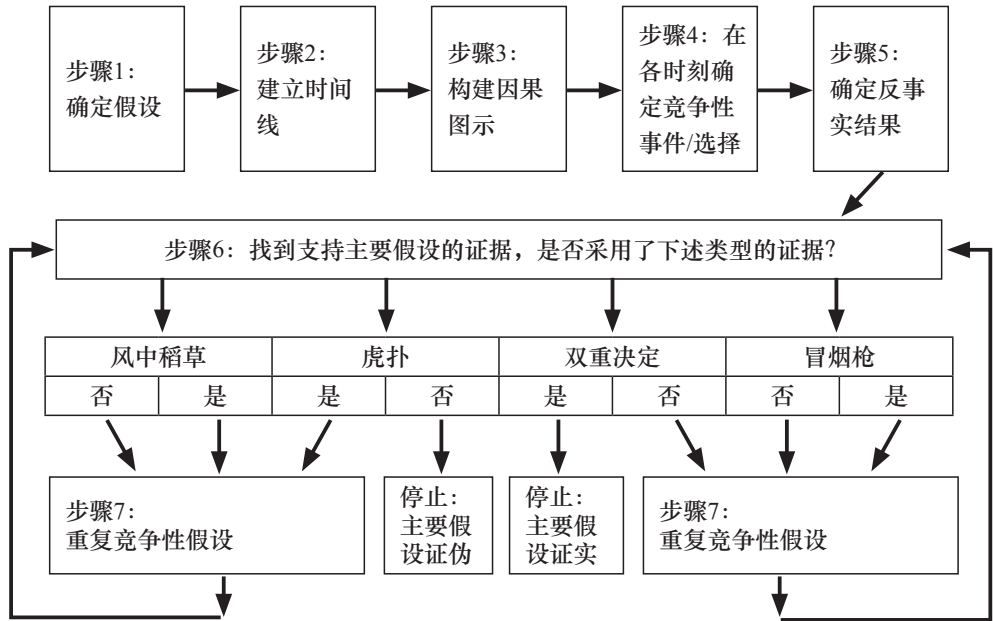


图1 过程追踪：一个检验表

资料来源：Jacob I. Ricks, Amy H. Liu, “Process-Tracing Research Designs: A Practical Guide,”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51, No.4, 2018, p.2。

四、结 语

本文从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发展入手，尝试回答了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得以发展的条件以及面临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的改进提出建议。大理论的衰微、研究层次的回落、解释变迁的需要、国际制度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历史制度主义得以发展的动力来源，国际关系同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联系为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支持。但是，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挑战，除却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历史制度主义仍然需要思考如何在经验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核心之处在于这一理论路径对国际问题的解释力。好的理论能够把握“现实世界上最根本、最重要的内容和要素，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从而能够成为学术界普遍使用的分析工具。”^①如果无法在不修正理论核心的前提下有

① 刘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刘丰教授访谈》，载《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1期，第159页。

效解释经验现象，在大理论衰微、中层理论割据的“巴尔干半岛”上，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前景将不容乐观。

1988年，在《国际组织》杂志的“国际制度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专题结尾，约翰·伊肯伯里借助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的观察指出：“自然科学家讨论他们的结果，而社会科学家讨论他们的方法。如果是这样，也许因为我们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太过脆弱。”^①31年过去后，国际制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多。随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衰微，基欧汉甚至将“新自由”从理论中移除，改称为“以选择为基础的制度主义”

（Choice-Based Institutionalism），^②但是这一调整仍然难以解释当今的时代问题。作为一个西方国际关系中的边缘理论，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一方面是对原有理论的补充，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解构原有的西方主流话语。当代背景下，国际制度研究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有效解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国际制度建设方式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而言，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如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思想推动世界秩序的目标与方向更趋合理”，^③历史制度主义在解释国际秩序渐进变革上的独特优势为解释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路。总之，国际关系研究的时代需求为历史制度主义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国际制度环境的特殊性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应用造成了阻碍，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发展需要根据国际环境进行充足有效的调整，在经验研究的检验中为国际关系研究者提供新知。

（作者简介：刘城晨，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博士，合肥，230601）

收稿日期：2019年6月

（责任编辑：刘 玉）

^① G. John Ikenberry, “Conclusion: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1988, p.219.

^② Robert O. Keohane, “Observations on 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Orfeo Fioreto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in Time*, p.322.

^③ 郭树勇：《新型国际关系：世界秩序重构的中国方案》，载《红旗文稿》，2018年第4期，第19页。

On Promises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u Chengchen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jected new vitality in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so far as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concerned h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ers who advocat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have gradually made clear the importance of this theory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king sure about what phenomenon can be interpreted by this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utilizing the conceptual tools, mechanisms and methods of this theory in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issues. Despite the remarkabl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ason why this research trend has emerged is still a puzzle, as well as the reason why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has been on the margi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for quite a long time. Start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article tries to give an answer to the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decline of grand theory, the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and the na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are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the revival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e defects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e specialit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nd the problems in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the major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lthough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field, the prospects of thi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 still full of uncertaintie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s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improve their own explanation power, test their theory in empirical research, and make compromises with other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their future researches.

Key Word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im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System;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etical Innovation